

真情动物小说

雨林象踪

沈习武 著

光芒不给雌虎反击的机会，不等雌虎扑讨就再次迎了上去，它庞大的身躯像一堵不横在丁教授、岩波和雌虎之间……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真情动物小说

雨林象踪

沈习武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沈习武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林象踪 / 沈习武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3.9

(真情动物小说)

ISBN 978-7-5505-0524-7

I. ①雨…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204 号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王德杰

责任编辑: 李玉芝

封面设计: 林 洋

责任校对: 金 琦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7375 0411-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wdj@dlmpm.com

印 刷 者: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mm×220mm

印 张: 10

字 数: 8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524-7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残暴的屠杀	1
第二章	大象孤儿	15
第三章	顽皮的光芒	24
第四章	初试锋芒	31
第五章	大象捉贼	42
第六章	饥饿的豹子	49
第七章	破桥遇险	62
第八章	愤怒的光芒	74
第九章	荒野的呼唤	91
第十章	浴血搏斗	101
第十一章	捕兽夹子	112
第十二章	陷阱	122
第十三章	击败对手	130
第十四章	强者的较量	137
第十五章	丛林虎啸	146



第一章 残暴的屠杀

[illegible]

猎手已经离开；枯树、幸运和豁耳还倒在水中，在月光下，它们就像三块灰白色的巨石，被流水缓缓冲刷着；葱白和玉石的象牙已被取走，场面极其血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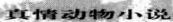


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象道,翻过两座小山,一条浅浅的小河出现在他们面前。在小河的拐弯处河水稍深,岸边密布着大象蒲扇大的脚印。走在前面的猎手站住了,小心地察看了一下四周,示意他的两个同伙注意警戒,自己朝着小河的

他们简短地交流了一下,便迅速分散开来,隐蔽在小河拐弯处的高坡上。他们的藏身地在下风处,象群如果从对面的密林中走出来,很难嗅到他们的气味,而且他们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在这儿伏击大象,地形对他们非常有利。他们就像滚落在草丛中的石块一样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河对岸那条若隐若现的象道。他们从事偷猎行当已经有好几年了,对付这些无辜的动物的手段非常残忍。

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目光死死地盯着如同掉了色的带子一般的幽暗的象道。此刻,他们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心里极度兴奋,他们竭力压抑住这种兴奋,等待着象群的出现。

夕阳像掉进了糖浆中的蛋黄在缓缓地下沉,树林上空溢满了霞光,暮色像一缕灰色的轻纱悄悄遮住象道,树林变得朦胧。这时,一阵扑踏扑踏的、如同一阵杂乱沉闷鼓点的脚步声,伴随着树木被碰撞的哗哗声,从象道方向传来。不久,一



头高大的母象渐渐走出象道，来到树林外。这头母象叫枯树，它灰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就像老树干裂的枯树皮。它是这个象群的雌性首领。紧跟在枯树身后的是一头十岁的雄象，名叫葱白，两根长牙像刚剥了皮的葱白一样亮泽光滑。对亚洲象来说，葱白即将成年，作为雄象，它很快就要离开象群独自生活，或者与别的年轻雄象组成小团体共同生活。也许是迫切地想彰显自己的实力，它总是想走到枯树的前面，然而迫于枯树的威严只好极不甘心地跟在枯树身后。跟在葱白身后的是比葱白小两岁的玉石。玉石也是一头雄象，两根长牙像白玉一样秀润细腻。它大概知道在力量上比不过葱白，唯恐冒犯了它一般，始终与它保持一个身体的距离，葱白停下时它也停下，葱白急着向前走时它也紧跟着向前走。走在玉石后面，稍拉开一点儿距离的是葱白的妈妈——豁耳，它的左耳上有一个很大的豁口。作为成年象，豁耳对葱白和玉石的表现显得见怪不怪，它不急不缓地走着，时不时倾听着周围的动静。跟在豁耳身后的是玉石的姨妈——幸运，在它还是一头幼象时，因为贪玩远离了象群，遭到老虎的袭击，幸亏家族成员及时赶到，它才幸运地活下来。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走在幸运身后的是很不安分的光芒。光芒是一头雄象,还不到两岁,象牙如同种在泥土中还没发芽的种子,还没有长出来。作为还处在童年期的象,光芒很淘气,小鼻子不时去够幸运不停摇摆的尾巴。走在象群最后的是光芒的妈妈——芭蕉(它是在一棵野芭蕉旁出生的)。芭蕉是这个象群的警卫象,除了要照顾年幼的光芒外,在象群觅食和迁移时,它不是走在象群的最前面就是走在象群的最后,为象群警戒,保障象群的安全。这次迁移,枯树负责开路,芭蕉负责断后。芭蕉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并不时督促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的光芒跟上象群。

走出象道,没有了树林的庇护,枯树停下脚,打量着四周,伸长鼻子嗅着空气中的气味。看到哗哗流淌的河水,葱白大概忍不住了,想冲向河边,枯树一甩鼻子抽在葱白的脑门上,葱白被迫站住了,有些不满地低声叫着。本来有些蠢蠢欲动的玉石见葱白挨了打,也老老实实在地站住了脚。豁耳和幸运像枯树一样伸长鼻子仔细嗅着,它们也在搜集周围可疑的气味。芭蕉察看着四周,不时侧耳听着。

三个猎手一动不动,目光像被风吹旺的烧红的木炭一

5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走在幸运身后的是很不安分的光芒。光芒是一头雄象,还不到两岁,象牙如同种在泥土中还没发芽的种子,还没有长出来。作为还处在童年期的象,光芒很淘气,小鼻子不时去够幸运不停摇摆的尾巴。走在象群最后的是光芒的妈妈——芭蕉(它是在一棵野芭蕉旁出生的)。芭蕉是这个象群的警卫象,除了要照顾年幼的光芒外,在象群觅食和迁移时,它不是走在象群的最前面就是走在象群的最后,为象群警戒,保障象群的安全。这次迁移,枯树负责开路,芭蕉负责断后。芭蕉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并不时督促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的光芒跟上象群。

走出象道,没有了树林的庇护,枯树停下脚,打量着四周,伸长鼻子嗅着空气中的气味。看到哗哗流淌的河水,葱白大概忍不住了,想冲向河边,枯树一甩鼻子抽在葱白的脑门上,葱白被迫站住了,有些不满地低声叫着。本来有些蠢蠢欲动的玉石见葱白挨了打,也老老实实在地站住了脚。豁耳和幸运像枯树一样伸长鼻子仔细嗅着,它们也在搜集周围可疑的气味。芭蕉察看着四周,不时侧耳听着。

三个猎手一动不动,目光像被风吹旺的烧红的木炭一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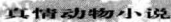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走在幸运身后的是很不安分的光芒。光芒是一头雄象,还不到两岁,象牙如同种在泥土中还没发芽的种子,还没有长出来。作为还处在童年期的象,光芒很淘气,小鼻子不时去够幸运不停摇摆的尾巴。走在象群最后的是光芒的妈妈——芭蕉(它是在一棵野芭蕉旁出生的)。芭蕉是这个象群的警卫象,除了要照顾年幼的光芒外,在象群觅食和迁移时,它不是走在象群的最前面就是走在象群的最后,为象群警戒,保障象群的安全。这次迁移,枯树负责开路,芭蕉负责断后。芭蕉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并不时督促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的光芒跟上象群。

走出象道,没有了树林的庇护,枯树停下脚,打量着四周,伸长鼻子嗅着空气中的气味。看到哗哗流淌的河水,葱白大概忍不住了,想冲向河边,枯树一甩鼻子抽在葱白的脑门上,葱白被迫站住了,有些不满地低声叫着。本来有些蠢蠢欲动的玉石见葱白挨了打,也老老实实在地站住了脚。豁耳和幸运像枯树一样伸长鼻子仔细嗅着,它们也在搜集周围可疑的气味。芭蕉察看着四周,不时侧耳听着。

三个猎手一动不动,目光像被风吹旺的烧红的木炭一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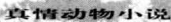


象群进入猎杀的范围,领头的猎手瞄准了葱白。“砰——”的一声枪响了,子弹打中了葱白的左耳部。“啾——”葱白一声惨叫,高高举起的鼻子像突然失去了支撑力的橡皮管子,猛然坠了下来,吸在鼻子里正准备喷出的水哗哗泄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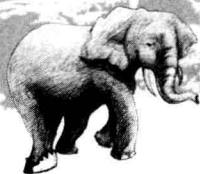
葱白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它大概努力想站稳,可是身体在刹那间失去了控制,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在水中,溅起一大片水花。一股血从葱白的左耳处涌了出来,在河水中慢慢散开,就像一匹泡在水中的红绸。葱白的身体不时抽搐着,鼻子不停地蠕动着。本来安详地迈着步子的枯树,在听到枪声的刹那,惊恐地大吼一声,向象群发出警报,提醒象群处于危险之中,并本能地转身想逃跑。

在葱白中弹倒进水中的瞬间,玉石被吓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左耳处血水像红色的温泉一样汩汩向外涌的葱白,它大概不明白,刚才还得意洋洋地喷着水的葱白,怎么突然之间倒在了水中。听到枯树的吼声,玉石才恍然大悟一般吓得扭头就跑。可是,不等它逃离小河,另一个猎手的子弹已经射了过来。不过,子弹没有打中玉石的头部,而是打在了它的腹部。“啾——”玉石痛得尖叫着,顾不上转脸看一眼是谁偷袭了自己,没命地向岸边奔去。玉石的前脚刚踏上岸,又一颗子弹射了过来,正好射在它的左后腿上,玉石忍不住疼,左后腿一软,跌在岸边。

在枯树发出警报时,豁耳和幸运本能地转身逃跑。可是,



在听到枪声的刹那,枯树本能地想转身逃跑,可是当听到玉石的嚎叫声、看到玉石跌坐在地上时,它放弃了逃跑的念头,朝着玉石直冲过去。枯树径直冲到玉石的身后,垂下鼻子吃力地托住玉石的臀部。此时的玉石正想竭力站起来,在枯树的帮助下,它的后腿终于趑趄趑趄地直立了起来。玉石的身体晃了几晃,刚站稳,枯树的鼻子又伸了过来。枯树用鼻子使劲推着玉石往前走。又有一颗子弹射了过来,射在了枯树的腰部,枯树痛得身体一颤,偏过头愤怒地吼叫了一声。没等枯树看清偷袭者的藏身处,又有两颗子弹射了过来,一颗射在它的腹部,一颗射在它的左前腿上。枯树疼得踉跄了一下,身体晃了两晃,勉强站稳。枯树吼叫着,用鼻子使劲推着玉石。在死亡的威胁下,玉石忍着疼痛,哼叫着匆匆向河岸旁的树林奔去。就在玉石刚离开河岸几米远的距离时,又有几颗子弹射了过来,由于枯树挡在玉石身后,子弹全射在了枯树身上,其中一颗正好射中枯树的心脏。枯树长嚎了一声,喷出一口血,身体晃了晃。枯树竭力想站稳,可是它的力气似乎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抽走,它再也支撑不住了,四肢一软跪在水中,血如同溃堤的河水一般顺着伤口向外涌……



玉石一歪一扭地拼命向前奔跑着。

“别让那头公象跑掉！”领头的猎手从藏身处站了起来，冲向河边。他端起枪，射向正在蹒跚逃跑的玉石。子弹打在玉石右后腿的关节处，玉石再次跌坐在地上。又有一颗子弹射中了玉石的左前腿，玉石吼叫着，奋力挣扎着，可是它再也无法站起来。

已经跑出十多米远的幸运,听到枯树的吼叫声禁不住停
下脚步,转过头看着跪卧在水中身上鲜血淋漓的枯树,看着
冲出来的面目狰狞的猎手正在逼近玉石,突然失去了理智一
般冲向追到河对岸的领头的猎手。它愤怒地吼叫着,鼻子高
高举起,用尽全力奔跑着。它的脚踏在河边的泥滩上,泥滩上
留下一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它的脚踏进水中,缓缓流动的河
水在它的脚下分散开。它奔跑着,毫无畏惧地迎着端着枪的
猎手冲了过去。可是,没等它冲过小河,几颗子弹同时射向了
它,如同几把刺刀刺进了它的身体,尽管身体阵阵剧痛它也
没有停下来,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又有几颗子弹射了过
来,其中一颗射中了它的心脏,另一颗射中了它的脑袋。顿
时,它的意识变得模糊,尽管与端着枪的猎手近在咫尺,可是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ZHENQING DONGWU XIAOSHUO
YULIN XIANG ZONG



“啾——”芭蕉叫了起来,叫完后侧耳凝听着,没有听到它期望的回应声。

光芒紧紧偎依在芭蕉的身旁。当它绷紧的心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下来时,它钻到芭蕉的腹部寻找乳头。芭蕉没有理会光芒,依然凝听着,依然没有听到它期望的回应声和熟悉的脚步声。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芭蕉还是没有等到象群那熟悉的吼叫声和脚步声,它非常不安,慢慢朝小河边走来。光芒情绪稳定下来,紧紧跟在芭蕉的身旁。离小河愈来愈近,到处都是刺鼻的血腥味,芭蕉紧张起来,再一次吼叫没有得到回应后,它踟蹰(chí chú)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光芒可能也对血腥味感到恐惧,寸步不离地跟在芭蕉身边。

芭蕉忐忑不安地走出树林，眼前的一切使它彻底愣住了：猎手已经离开；枯树、幸运和豁耳还倒在水中，在月光下，它们就像三块灰白色的巨石，被流水缓缓冲刷着；葱白和玉石的象牙已被取走，场面极其血腥。“啾——”芭蕉悲愤地嚎